



# 他是一名医生 更是一名战士

## “将中国‘肝癌大国’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”

住院期间，吴老每天早晨7点多起床，坚持自己洗漱，吃完早餐后开始写日记。

写日记是吴老每天重要的“任务”。从少年时期回国后他就一直写日记，把每天的工作简单记录下来，有时他还会翻看之前的记录，确保要处理的重要工作不会遗漏——这也是吴老“记忆好”的秘诀。

如果有客人来访，一般是在上午9点以后，有时是同事、学生汇报工作，有时是手术过的患者专程找吴老“复查”。

学生周伟平回忆，每次去探望吴老，只要是向他汇报工作，他都会很兴奋，仿佛一下来了精神。“吴老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降低我国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。这是吴老未竟的事业，也是我们今后努力奋斗的目标——就像他说的那样：将中国‘肝癌大国’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。”

朱师傅是2016年由94岁的吴老和学生杨田一起手术过的肝癌患者，他的肿瘤直径足足16cm，做了六次介入后，肿瘤直径缩小至12cm，吴老为他实施了手术切除。朱师傅术后恢复得很好，直到现在。

吴老生病后，朱师傅特意去找吴老“复查”。吴老问他现在感觉怎么



刘允怡院士（左）等去医院探望吴孟超院士

样，又询问了一些日常的生活情况。得知朱师傅一切安好，吴老很高兴。治好一名患者，是他最开心的事。

“吴老一生为患者解除痛苦，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比天还大。”刘随意说，有一天吴老在睡梦中，突然喊了一句：“这位患者安排好了没有？”令他感动不已。

每天下午是吴老的“学习”时间，他会将十几份报纸浏览一遍，看到国际国内大事、医疗创新方面的好新闻就仔细阅读。叶志霞回忆，吴老生前非常喜欢读《医师报》，他订阅了很多份报纸，很多只是大体上浏览一遍，但每次读《医师报》时，每个版、每篇文章，他都格外认真，把手按在每一行字下面，逐字逐句阅读。

他尤其喜欢看医学人

文相关的内容。退休前，他会拿着《医师报》的内容在会上念给医务人员听，并以此教育大家：身为一名医生，要眼里看的是病，心里想的是人，要想方设法地去满足患者和病家的需求。同时，他还鼓励学生们多多写文章、多多给《医师报》投稿，因为这是和医学同道交流的很好的方式。

吴老对每一期《医师报》都珍爱有加，有时，叶志霞见他看完了报纸，便想借来看，吴老每次都会特意叮嘱：你一定不能弄丢了，要记得还给我。“吴老珍藏着每一期的《医师报》，看完后，他一定要把报纸带回家。”叶志霞说。

《新闻联播》也是吴老每天必看的资讯节目，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。

睡前的洗漱仍然是坚

持自己完成。“吴老是个很要强的人。即使90多岁高龄，生活依然能够自理。为照顾他的生活，医院为他请了保姆，但他的衣服从来都是要自己洗好，即使住院期间也依然如此。”叶志霞回忆，吴老住院期间经历了手术治疗，术后，护士按照护理规范帮他洗脸、进行口腔护理。事后，吴老却拉住叶志霞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很感谢她们。除了妈妈，只有护士帮我洗过脸。”

“他一生都在付出，别人为他做一点点，他就感动得不行。”叶志霞说，吴老是一个非常爱笑的人，他总是把积极的一面留给我们，即使是技术很好的护理人员，有时在给吴老扎针时也会紧张，没能做到“一针见血”，但他也只是会笑着安慰道：“没关系的，我能理解。”

## “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”

5月21日这个周末，吴老的嫡传弟子、胆道一科的姜小清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，做什么事都拖拖拉拉的不出门，连广州的肝胆会他也没去。结果到了21日下午3:20，就接到电话说吴老不行了。

等他“连滚带爬”地冲到医院去看老人家，吴老的状况已经非常非常差了。心率60多，血压也只有60多，血气Ph7，非常危险。

周伟平、姜小清、刘随意等几个学生，连同吴

老的至亲一直陪在床边，直到夜里3点半，吴老的情况没有好转，但也没有恶化。心内科主任和医生说，吴老的心脏太强了，大家陆续回去睡了几个小时。

22日一早，姜小清又打电话问吴老怎么样，电话那头说还是老样子，就心率稍微慢了一点。

22日，度过寝食难安、坐立不安的早上，12点多，姜小清刚刚坐下来打算扒几口饭就去看吴老，结果电话又来了，说吴老快不行了。

赶到医院，吴老已经

处于弥留阶段，13时02分，他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

吴老特别爱干净。大家给他做了最后身体上的护理，把他打扮得干干净净，换上最心爱的海军军装，然后把他一路护送到龙华殡仪馆。

“吴老对于死亡的态度十分坦然，他认为生老病死都是一个很自然现象。他曾对我说，‘如果哪天我不好了，不要给我插管、不要抢救，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到时间了就让我归到自然去’。

吧！”刘随意说，身为医生的吴老非常明白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，他的信仰就是活得要有质量、有所贡献。

“在吴老看来，做好医生的本职工作，照顾好患者、维护好病家的利益，就是天大的事情。”



扫一扫  
关联阅读全文



学生追思

## 他说“要有爱心和技术”

▲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肝胆外三科 周伟平

1984年，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肝胆外科，吴老亲自找我谈话，他强调了两条：一是服务态度要好，对患者要有爱心；二是技术要好，要能治好患者。只有具备了这两点，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。

吴老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他外出开会晚上十点多回来，不是先回家，而是直接到病房看望手术患者。双休日看患者已是常规，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病房看望患者。

吴老的言传身教感染着我们，双休日到病房查房、看患者已成为肝外三科的习惯。

吴老对患者的关心还体现在他对术后患者的细心观察上，他查房时并不太关注监护仪上的指标数值，而是右手握住患者的

手腕，左手抚摸患者的额头，看上去是在安抚患者，其实他通过握住患者的手腕是在感觉患者脉搏的快慢，是否有力，抚摸额头是了解患者的体温，有无发热出汗。通过这两个动作就能大致了解术后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否平稳。再加上观察小便的量与颜色，就能判断出患者的血容量是否足够。

吴老经常强调，虽然仪器设备发展了，但询问病史、体检是基本功，必须熟练掌握。他给患者手术前都要亲自去看B超，了解肿瘤的位置、大小及与血管的关系、肝硬化程度等。正是术前对患者肝脏肿瘤情况的全面了解，以及深厚的肝脏解剖学基础，才使得吴老在手术中似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手术奇迹。

## 老师教我“慢慢来，不着急”

▲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肝外一科三病区 杨田

吴老是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”，教导过的学生成众多。我有幸是他亲自带教手术的年纪最小的学生。回忆恩师，有件事让我至今记忆深刻。

2013年，做了5年主治医师的我具备了申报高级职称的条件。当时自我感觉不错，无论是医疗知识技能，还是论文基金成果，各项考核指标都已达标。那一年，吴老还是医院评审委员会的主任评委。我想，老师一直是欣赏我的，这事多半没问题。

然而，我却落选了。事后我了解到，老师并没给我投票。之后我去找他时，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慢慢来，不着急，你虽然某些方面做得不错，但还需要全面发展，不断打磨自己。

吴老曾说：“只有学生超过了自己，才是一个老师的成功”。但这种超越，不是给你职位，给你拉票，

而是躬身示范，以他的一言一行，以他对于医学和患者的热爱，影响着我们。

做吴老的学生是一种历练。论文上小到一个标点符号，他都要一个一个改过来，非常细致、严格。每次手术，他都要亲自关完腹膜层后，才会放心地下手术台。

等到我自己缝皮的时候，也是小心翼翼、格外紧张的，缝合的针脚间距和速度都要恰如其分，因为老师就在旁边仔细看着。我要是稍有怠慢，他就会非常严厉地批评。

经过了2年的历练，我在34岁那年终于如愿以偿晋升为副主任医师、副教授。这一次，老师给我投了赞同票。

一直以来，老师都在教我“慢慢来，不着急”的道理，他教会我，不要着急，做好你自己，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做你认为对的事情。



悼念吴孟超院士